

## 開放文學－英雄傳奇－薛仁貴征東 第六回 程咬金長安討救 小英雄比奪帥印

詩曰： 咬金獨馬踰番營，隨騎塵埃見救星。

奉旨長安來考武，北番救駕顯成名。

黃門官聽見有皇上急旨降來，不知什麼事情，連忙傳與殿頭官鳴鐘擊鼓。

內監報進宮中，有殿下李治，整好龍冠龍服，出宮升殿宣進。程咬金俯伏塵埃說：「殿下千歲在上，臣魯國公程咬金見駕。願殿下千歲，千千歲。」李治叫聲：「老王伯平身。」吩咐內侍取龍椅過來，程咬金坐在旁首。殿下開言說：「王伯，孤父王領兵前去破虜平番，未知勝敗如何。今差王伯到來，未知降甚旨意？」程咬金說：「殿下千歲，萬歲龍駕親領人馬，前去北番，一路上殺得他勢如破竹，連打五關，如入無人之境，不想去得順溜了，到落了他的圈套。他設個空城之計，徐二哥一時陰陽失錯，進得木陽城，被他把數十萬人馬圍住四門，水洩不通，日日攻打，番將驍勇無敵，元帥常常大敗，免戰牌高挑，不料他欲絕我城中糧草，困聖天子龍駕，所以老臣單騎殺出番營，到此討救。現有朝廷旨意，請殿下親觀。」

李治殿下出龍位，跪接父王旨意，展開在龍案上看了一遍。說：「老王伯，原來我父王被困在木陽城內，命孤傳這班小王兄在教場內考奪元帥，提調人馬，前去救父王。此乃事不宜遲，自古救兵如救火，老王伯與孤就往各府，通知他們知道，明日五更三點，進教場考選二路掃北元帥。」咬金說：「臣知道。」就此辭駕出了午朝門，往各府內說了一遍。

來到羅府中，羅安、羅丕、羅德、羅春四個年老人，一見程咬金，連忙跪他說：「千歲爺保駕前去定北，為甚又在家中。幾時回來的？」咬金說：「你們起來，我老爺才到，老夫人可在中堂？」家人們說：「現在中堂。」

咬金說：「你們去通報，說我要見。」羅安答應，走到裡邊來說道：「夫人，外面有程老千歲北番回來，要見夫人。」那位竇氏夫人聽見說：「快些請進來。」羅安奉命出來，請進程咬金，走到中堂，見禮已畢，夫人叫聲：「伯伯老千歲，請坐。」咬金說：「有坐。」坐在旁首，開言說：「弟婦夫人在家可好？」夫人道：「托賴伯伯，平安的。聞伯伯保駕掃北，勝敗如何？」

咬金說：「靠陛下洪福，一路無阻。」夫人說：「請問伯伯為何先自回來，到舍有何貴幹？」咬金道：「無事不來造府，今因龍駕被番兵圍在木陽城，奈眾公爺俱皆年老，不能衝鋒番營，所以命我回長安，要各府蔭襲小爵主，在教場中考奪了二路定北大元帥，領兵前去殺退番兵，救駕出城。」竇氏夫人聽說，叫聲：「伯伯，如此說起來，要各府公子爺領兵前去，殺退番兵，救駕出城，破虜平番？」咬金說：「正為此事，我來說與弟婦夫人知道。」

竇氏聽見，不覺兩眼下淚，開言說：「伯伯老千歲，為了將門之子與王家出力，顯耀宗族，這是應該的，但我家從公公起，多受朝廷官爵，鞍馬上辛苦，一點忠心報國，後傷於蘇賊之手，我丈夫也死在他人之手，盡是為國捐軀，伯伯悉知。此二恨還尚未伸雪，到今日皇上反把仇人封了公位，但見帝王忘臣之恩也。我羅氏門中，只靠得羅通這點骨肉，以接宗嗣，若今領兵前去北番，那些番狗好不驍勇，我孩兒年輕力小，倘有不測，傷在番人之手，不但祖父、父親之仇不報，羅門之後誰人承接。」程咬金聽說，不覺淚下。把頭點點說：「真的，依弟婦之言，便怎麼樣？」夫人說：「可看先夫之面，只得要勞伯伯老千歲，在殿下駕前啟奏一聲，說他父親為國亡身，單傳一脈，況又年紀還輕，不能救駕，望陛下恕羅門之罪。」咬金說：「這在我容易，容易，待我去奏明便了。請問弟婦夫人，姪兒為甚不見，那裡去了。」夫人叫聲：「伯伯老千歲，不要說起，自從各位公爺保駕去掃北平番後，家中這班公子，多在教場中相鬧，後來稱了什麼秦黨、蘇黨，日日在那裡耍拳弄棍，原扯起了旗號，早上出去，一定要到晚間回來。」程咬金說：「什麼叫做秦黨、蘇黨？」夫人說：「那蘇黨就是蘇賊二子，滕賢師三子，盛賢師一子，六人稱為蘇黨；秦黨就是秦家賢姪，與同伯伯的令郎，我家這個畜生，還有段家二弟兄五人，稱為秦黨。」咬金說：「嚇！有這等事，這個須要秦黨強蘇黨弱才好。」夫人說：「伯伯老千歲，他們在家尚然如此作為，若是聞了此事，必然要倔強去的，須要隱瞞我孩兒才好。」咬金說：「弟婦之言不差，我去了，省得姪兒回來見了，反為不便。」夫人說：「伯伯慢去，萬般須看先人之面，有勞伯伯在駕前啟奏明白。」咬金流淚道：「這個我知道，弟婦請自寬心。可惜我兄弟死在蘇賊之手，少不得慢慢我留心與姪兒同報此仇，我自去了。」夫人說：「伯伯慢去。」程咬金走出來說：「羅安，倘公子爺回來，不要說我在這裡。」羅安應道：「是，小人知道，千歲爺慢行。」咬金跨上雕鞍，才離得羅府，天色已晚。見那一條路上來了一騎馬，前面有兩個人，拿了一對大紅旗，上寫秦黨二字，後有一位小英雄，坐在馬上，頭上邊束髮鬃龍亮銀冠，面如滿月相同，身穿白綾跨馬衣，腳蹬皂靴，踏在鞍橋，蕩蕩然行下來了。程咬金抬頭看見說：「羅通賢姪來了，不免往小路去罷。」

程咬金避過羅通，竟抄斜路回到自己府中。有家人報與裴氏夫人知道，夫人連忙出接說：「老將軍回來了麼？」咬金說：「正是，奉陛下旨意回來討救。」

夫妻見禮已畢，各相問安。裴氏夫人叫聲：「老將軍，陛下龍駕前去征剿北番，勝敗如何？」咬金道：「夫人，不要說起，天子龍駕被北番兵困木陽城，不能離脫虎口，故爾命我前來討救。」夫人說：「原來如此。」吩咐擺宴，裡面家人端上酒筵，夫妻坐下，飲過數巡。咬金開言叫聲：「夫人，孩兒那裡去了，為什麼不來見我？」夫人說：「老將軍，這畜生真正不好，日日同了那些小弟兄，在教場內什麼秦黨、蘇黨，一定要到天晚方回來的。」咬金說：「正是將門之子，要是這樣的。」外邊報導：「公子爺回來了。」程咬金抬頭一看，外邊鐵牛進來了。他生來形相與老子一樣的，也是藍靛臉，古怪骨，銅鈴眼，掃帚眉，獅子鼻，兜風耳，闊口撩牙，頭上皂纒抹額，身穿大紅跨馬衣，走到裡邊說道：「母親拿夜膳來吃。」咬金說：「呔！畜生！爹爹在此。」程鐵牛一看，說：「噢，老頭兒，你還不死麼？」咬金喝道：「呔，小畜生，前日為父教你的斧頭，這兩天可在此習練麼？」鐵牛說：「爹爹，自從你出去之後，孩兒日日在家習演，如今斧法精通的了。爹爹你若不信，孩兒與你殺一陣看。」咬金說：「畜生，不要學我為父，呆頭呆腦，拿斧子來耍與父親瞧瞧看。」鐵牛道：「是。」提過斧子，就在父前使起來了。

只見他左插花，右插花，雙龍入海；前後遮，上下護，斧劈太山；左蟠頭，右蟠頭，亂箭不進；攔腰斧，蓋頂斧，神鬼皆驚。好斧法！咬金大喜說：「我的兒，這一斧二鳳穿花，兩手要高，那這一斧單鳳朝陽，後手就要低了。蟠頭要圓，斧法要泛，這幾斧不差的。」程鐵牛耍完了斧，叫聲：「爹爹，孩兒今日吃了虧。」咬金說：「為什麼吃了虧？」鐵牛說：「爹爹，你不知道，今日蘇麟這狗頭，擺個獅子拖球勢，羅兄弟叫我去破他，我就做個霸王舉鼎，雙手撐將進去，不知被手一拂，跌了出來，破又破不成，反跌了兩交。」程咬金說：「好！有你這樣不爭氣的畜生，把為父的威風多喪盡了。這一個獅子拖球勢，有甚難破，跌了兩交，不要用霸王舉鼎的，只消打一個黑虎偷星，就地滾進去，取他陰囊，管叫他性命頃刻身亡了。」鐵牛道：「爹爹不要管他，待孩兒明日去殺他便了。」咬金說：「呔！胡言亂道，今夜操精斧法，明日往教場比武，好奪二路掃北元帥印，領兵往北番救駕。」鐵牛大悅道：「阿唷，快活！爹爹，明日往教場比武，這個元帥一定我要做的。」咬金道：「這個不關為父之事，看你本事。且到明日往教場再作道理。」

不表程家父子之事，要講那羅通公子到了自家門首，滾鞍下馬，時入中堂，說道：「母親，孩兒在教場中，聞得我父王龍駕，被番兵圍住木陽城，今差程老伯父回來討救，要各府蔭襲公子，在教場中奪了元帥，領兵前去救駕微番，所以回來說與母親知道。父王有難，應該臣兒相救，明日孩兒必要去奪元帥做的。」夫人道：「呔！胡說！做娘的尚且不知，難道到是你知道？自從陛下掃北去後，日日有報，時時有信，說一路上殺得番兵勢如破竹，如入無人之地，接連打破他五座關頭，盡不用吹灰之力，何曾說起駕困木陽，差程伯父回來討救，你那裡聞來的？」羅通說：「母親，真的。這事秦懷玉哥哥對我說的：「方才程伯父在我家，要我明日考中了二路定北元帥，領兵往北番救駕。」所以孩兒得知。」夫人說：「嚇，原來如此。阿，我兒，他們多是年紀長大，況父又

在木陽城，所以膽大前去，你還年輕少小，槍法不精，又無人照顧，怎生去得？陛下若要你去，程伯父應該到我家來說了。想是不要去，所以不來。」羅通說：「噯，母親又來了，孩兒年紀雖輕，槍法精通，就是這一班哥哥，那一個如得孩兒的本事來？若到木陽城，怕秦家伯父不來照管我麼。況路上自有程伯父提調，母親放心，孩兒一定要去。」

羅通說了這一番，往房中去了。竇氏夫人眼淚紛紛，叫丫環外面去喚羅安進來。丫環奉命往外，去不多時，羅安走進裡邊說道：「夫人，喚小人進來有何吩咐。」竇氏夫人說：「羅安，你是知道的，我羅家老將軍、小將軍父子二人，多是為國捐軀的。單生得一位公子，要接羅門之後，誰想朝廷有難，要各府蔭襲小爵主前去救駕。我孩兒年紀還輕，怎到得這樣險地。所以今日已托程老千歲在駕前啟奏，奈公子爺少年心性，執法要去，所以喚你進來商議，怎生阻得他住才好。」羅安說：「夫人，容易。明日他們五更就要在教場比武的，不如備起暗房之計來。」夫人道：「羅安，什麼叫做暗房之計？」

羅安道：「夫人那，只消如此如此，恁般恁般，瞞過了。飯後他們定了元帥，公子爺就不去了。」夫人說：「到也使得。」吩咐丫環們，今夜三更時，靜悄悄整備起來，丫環們奉命。不表羅家備設暗房之計，要講羅通公子，吃了夜膳，走到外面說：「羅安，今夜看好馬匹鞍轡等項，槍銅兵器，明日清晨，孤家起身，就要去。」羅安應道：「是，小的知道。」這時候，各府內公子多在那裡整備槍刀馬匹了。其夜之事，不必細表。

到了五更天，多起身飽餐過了。午朝門鳴鐘擊鼓，殿下李治出宮上馬，出了午門，有左丞相魏徵，保殿下來至教場內。那邊魯國公程咬金也來了，同上將台，把龍亭公案擺好，三人坐下，把這元帥印並丈二紅羅，兩朵金花放好在桌上。只見那首各家公子爺多來了，也有大紅紬巾，也有二龍抹額，也有五色將巾，也有鬧龍金冠，也有大紅戰襖，也有白綾跨馬衣；也有身騎紫花駒，白龍駒，烏騾駒，雪花馬，胭脂馬，銀鬃馬；也有大砍刀，板門刀，紫金槍，射苗槍，烏纓槍，銀纓槍。好將門之子，這一班小英雄來到將台前，朝過了殿下千歲。李治開言叫聲：「諸位王兄，孤父王有難在北番，今差程老王伯前來挑選二路定北元帥，好領兵往北番救駕。如有能者，各獻本事，當場就掛帥印。」說言未了，那一旁有個公子爺出馬叫聲：「爹爹，我的斧子利害，無人所及，元帥該是我的。」忽聽又有一家公子喝聲：「呔！程家哥哥，你休想把元帥留下來。」那位小英雄說罷，衝過來了。你道什麼人？卻是滕賢師長子騰龍。程咬金說：「不必爭論，下去比來，能者為帥。」

把眼一丟，對自己兒子做個手勢說：「殺了他。」鐵牛把頭點點說：「容易。」

「呔！滕兄弟，你本事平常，讓我做了罷。」滕龍說：「鐵牛哥哥慣講大話，放馬過來，與你比試。」鐵牛說：「如今奉皇上旨意，在此挑選能人，若死在我斧子下不償命的。」滕龍說：「這個自然。」把手中兩柄生鐵錘在頭上一舉，往鐵牛頂樑上蓋將下來。鐵牛也把手中宣花斧喝啣一聲，架在旁首，衝鋒過去，兜轉馬來，鐵牛把斧一起，望滕龍暗綽一斧，砍將過去，滕龍把雙錘架開，二人大戰六個回合。原算鐵牛本事高強，滕龍錘法未精，被鐵牛把斧逼住，只見上面摹雲蓋頂，下邊枯樹蟠根，左邊丹鳳朝陽，二鳳穿花，雙龍入海，獅子拖球，烏龍取水，猛虎搜山，好斧法！喜得程咬金毛骨酥然，說道：「魏大哥，這些斧法，多是我親傳的。」魏徵微笑道：「果然好，世上無雙。」

不表台上之言，單講滕龍被鐵牛連劈幾斧過來，有些招架不住，只得開言叫聲：「程哥住手，讓你做了元帥罷。」鐵牛說：「怕你不讓，下去。」

滕龍連忙閃在旁首，鐵牛上前說道：「爹爹，拿帥印來，拿帥印來。」忽聽英雄隊裡大叫一聲：「呔！程鐵牛，休得逞能，元帥是我的。」程咬金望下一看，原來是蘇定方次子蘇鳳。便叫：「我兒，放些手段，殺這狗頭。」鐵牛點點頭便說：「呔！蘇鳳小狗頭，你本事平常，讓我做了元帥，照顧你做個執旗軍士。」蘇鳳說：「呔！鐵牛不必多言，放馬過來。」他把手中紅纓槍串一串，直望鐵牛劈面門挑將進來。程鐵牛把斧架開，一個摹雲蓋頂，也望他頂樑上劈將下來。蘇鳳把槍急架忙還，二人戰到八個回合，蘇鳳槍法精通，鐵牛斧法慌亂，要敗下來了。程咬金說：「完了，獻醜了。好畜生，使些什麼來！」魏徵說：「這些斧法，也是你親傳的？」程咬金心中不悅。底下鐵牛見蘇鳳槍法利害，只得把馬退後，說：「小狗頭，我不要做元帥了，讓你罷。」蘇鳳大悅，便上前叫聲：「程伯父，帥印拿來與我。」程咬金最怪蘇家之後，不願把帥印交他，正在疑難，只見那旁邊又閃出一個家公子爺，大叫一聲：「蘇鳳休得誇能，留下元帥來我做。」蘇鳳回頭一看，原來是段志遠的長子段林。便說：「呔！段兄弟，你年紀還輕，槍法未精，體想來奪元帥印。」段林說：「不要管，與你比比手段看。」他把手中銀纓槍抖一抖，直望蘇鳳穿前心挑進來。蘇鳳手中槍忙架相還，二人戰到五個回合，段林槍法原高，逼住蘇鳳，殺得他馬仰人翻，正有些招架不定。程咬金說：「好啊！強中更有強中手，他只為殺我的兒子，逢了段林，就要敗了。這個人原利害的，就是掇石頭的朋友。」只見蘇鳳槍法混亂，看來敵不住段林，只得叫聲：「段兄弟，罷了，讓你為了元帥罷。」段林說：「既然讓我，退下去。」

蘇鳳閃在旁首。正是：英雄自古誇年少，演武場中獨逞能。